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七十六回 取道尹棋輸一著 復帝制語妙雙關

次日舊學維持會開會，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，濟濟一堂，人才鼎盛。就中汪晰子、錢守愚、楊九如、黃萬卷等幾個主腦人物，自然都曉得今天開會的宗旨，而且各存著一個希望。晰子欲做省長。萬卷學部尚書。守愚的心計最工，開口並不甚著，只求代晰子為舊學維持會會長，因他聽晰子談及欲將舊學維持會改組政黨，他想目下做了會長，日後便是政黨領袖，派出黨費百十萬任意指油，豈不比做官更適意。還有九如，他很喜歡拿現的，故欲得一揭局差使。其餘各會友的希望，都和往常開會一般，預備來擾些茶點而已。當其時晰子將簽名簿翻了一翻，對守愚說：「衛運同怎還不來？他告訴我今天趕早到此的。現在會友差不多已來十分之八，只等運同一到，我們就可搖鈴開會了。」守愚也說：「他不來果然奇怪，他是幹事員，理該比眾早到的，為甚來得獨後，難道你昨天沒同他接過頭麼？」晰子道：「豈止接頭，他早已曉得咧。」原來晰子昨兒告訴萬卷說，北京有個朋友，寫信給他等情，都是假的。其實卻是衛運同在偵探部得來的消息，教晰子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必能得北京政府的歡心，功名不難立致。因此晰子必欲等運同到場之後，方能開會。此時見他不來，會友已到不少，恐他們時候等長久了，不待開會就此散步，豈非白忙一常萬卷卻因昨兒會長給了他這個難題目，翻了許多書本，都沒總統棄行，改做皇帝相類的文字，可以仿做。皆因萬卷的筆墨，雖有名望，然而出於癩祭者為多，所以自朝至晚，埋頭時習書屋，鑽研故紙，他的文章，也層出不窮，現在無書可抄，不免大受其窘。足想了一天一夜，還未能完卷。此時在事務室踱來踱去，口中還哼哈哈，心思注在文字上，外間開會不開會，他倒並未顧著。九如巴不得早一刻開會，好早定他的終身大計，所以時時催會長搖鈴開會，晰子好不著急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運同來了，晰子看見他，如獲異寶，正欲命守愚搖鈴，運同對他連連搖手說：「會長且慢。」

晰子怔了一怔，他曉得運同來遲，必有緣故。一面運同挽著晰子進了事務室，不意萬卷正在裡面，大踱方步，負手長哦，見晰子進去，只當會長催他稿子來了，心中十分著急，慌忙拉一張凳在書案旁邊坐了，心想字雖寫不出，拿枝筆裝裝幌子，也是好的，免得會長怪我文思太鈍，教守愚起草，自己豈不失卻一個學部堂書的機會。這一面運同因有秘密話同晰子講，見萬卷坐著不動，趕又不能趕他出去，心中頓生一計，對晰子道：「會長，今天我們會中，難道不備茶點麼？」晰子道：「這個焉能不備，現在還未到時候呢。」運同道：「會友們來此已久，腹中豈不饑餓，應該先用茶點，再開會才是道理。」說時指指萬卷，使了一個眼色。晰子會意，即喚茶房外間擺茶點。萬卷一聞此言，果然丟卻紙筆，到會場上搶茶點去了。裡面剩下晰子、運同二人，正好秘密談論，運同對晰子道：「會長，我日前教你的手續，可惜已遲一步，被捷足的先得去了。」

晰子驚問此話怎講？運同道：「你可曾看見報上，某處有個商會會長，特任道尹麼？」晰子道見過的，那原是常有之理，何足為奇，本地不是也有個商會會長做官的嗎。大概做了商會長，已去官不遠，猶之魚化龍，雀變蛤，物理變化，一般作用，可惜我只做一個學會長，不是商會長，若做商會長，休說區區一個道尹，便國務總理，也容易得很。運同笑道：「你休誇口。老實告訴你，所說那個商會長的道尹，本來是你的，現在被他搶去了。」晰子大驚道：「怎樣搶去的？」運同道：「便是那天我對你說的，北京留著一個省長，一個道尹的缺份，預備各省有名人物，打電報去贊成帝制。將此作為獎勵品，好引起世人升官發財的念頭，不敢反對帝制。這消息大約也被那商會長得了去，所以先我們一腳，打了封勸進電報，北京政府便把這道尹賞了他。你想倘使這封電報，是你先打，那道尹豈非也是你的麼！現在可被他奪去了。」

晰子道：「那有何妨，你不是說有一個道尹缺，一個省長缺嗎？目下道尹缺，雖已被他得去，但那省長缺，還未有受主。況道尹同省長比，也是省長強，自然我們寧棄道尹，而得省長了。」運同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一廂情願，不怕你動氣的話，你舊學維持會會長身份，怎及得商會長貴高，他以商會長之尊，所得亦不過一個道尹，你一介書生，反欲跳出他頭上，獵取省長，勸君休想。倘使他先人的得了省長，也許你還有道尹的希望。現在我看你雖打電報，也是枉然的，還不如省這幾塊錢，待日後有別的機會，我再通知你罷。」

晰子聽說，宛如當頂門澆下一桶冷水，四肢都涼透了，說：「運同，你不能這樣尋我開心，我為這件事，賠了腳步，費了口舌不算，還丟掉好些零用使費，方能今天召集全體會員，開這個特別大會。現在照你說話，教我打消這件事。你開口閉口，只任著兩片嘴唇皮翻上翻下，原甚容易，但不想想教我怎生下台？而且今日召集的是全體會員，非同小可，我身為會長，豈能無緣無故招呼他們來了，又不明不白打發他們走。猶如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一般，日後本會的通告，還有什麼信用！你這個爛污可把我撒大了。」運同十分抱歉，說：「會長，你也不能怪我。這件事一半也是你自誤的。你若在我告訴你那話兒的時候，就打電報，可就趕在別人之前了，都為你要顧全什麼手續，必須全體會員通過，以致耽擱下來。依我心思，會長便有借用全體名義的權力，何須會友過問。所說那商會長，大約也未必得他們會友的同意，一定是盜用名義出的電報，現在做了道尹，眾會友還愁拍馬屁拍他不上，哪個敢再同他理論前頭的手續呢！」

晰子聞言，低頭無語。運同安慰他道：「會長休得灰心，我看北方這件事，也未必一定幹得下，因南邊反對的很多，所以他們至今還不敢實行。此時運動各方面贊成，把官爵當蘿蔔青菜一般，任意送人，也為這個緣故。倘使運動無效，反對的仍占多數，說不定依舊要取消的，那時這班勸進所得的官兒，還有甚面目見人。古人云：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此中也有點兒出入，會長以為何如？」晰子聞言，猛道：「有了！這件事既與我等沒有利益，我們何不索興破壞他，也打一個反對帝制的電報，一則社會上可以出出風頭，二則對於這許多會友也有一個交待。老衛你看好不好？」運同道：「隨你會長大裁罷。」晰子主意決定，出了事務室，見幾盆茶點早已搶空，守愚手中還剩半塊雞蛋糕，因他牙齒已有大半脫落，吃什麼也比別人煩難下嚥幾分，深恐受著損失，取蛋糕的時候，手指上頭明白，多拿了兩個，故而別人的吃完了，他還獨有盈餘，此時一個人受用，好不適意。晰子見了他，忙說：「老錢，快搖鈴罷，我們開會咧。」

守愚聞言，也不答應，因他口中塞滿著蛋糕。要答應也不能開口，卻急急跑過去，取鈴在手，一陣亂搖，眾會友紛紛入座。晰子上了演說台，他今天本來是預備演說贊成帝制的，此刻臨時改變，幸虧他是大演說家，沒幾天前頭也曾在別處會場上演說過帝制問題，極口反對，現在只須抄一抄老文章，已說得天花亂墜。眾會友掌聲不絕，卻把黃萬卷、錢守愚、楊九如等幾位弄得如墜五里霧中，莫明其妙。聽晰子在演說台上，倡議發電進京，反對帝制，諸位贊成的請舉手，不消說得，眾會友吃了他的茶點，那舉手的義務，自然也只得盡他一劑手續既畢，晰子下了演台。本來九如、守愚等也預備演說帝制為立國之本，此時被晰子平空豎起反對的大旗，倒弄得他們沒人再敢上台，跟了晰子進了事務室，紛紛向他責問，會長因何前言不對後語？晰子不慌不忙對他們一陣冷笑，道：「這是我試試你們的。我曉你們幾個人頭腦很舊，雖做了共和國民，還未能忘懷君主，所以我特地設一個反面文章，試驗你們的心理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你們都是利祿薰心，一聞有高官厚祿，竟不顧世界大勢，倒轉去附從他們一班毫無心肝的官僚，豈不可羞，實在可歎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紅漲滿面。萬卷卻竊喜幸虧文章不曾完篇，不然豈非白用心思麼。守愚、九如都自覺無顏，溜出事務室。萬卷也想滑腳，晰子止住道：「老黃且慢，現在請你草一張反對帝制的電報，大約比那個容易了。」萬卷因昨兒受了晰子的戲弄，心中頗不情願，無如自己有把柄在他手內，不敢不依，好在反對電天報上登的很多，也用不著套什麼陳情表、出師表，寥寥數語，一揮而就。晰子原不過借此下台之意，看了也沒甚扳談，摸出幾塊錢，打發茶房往電報局去。此時會場上一班會友，因茶點業已吃過，曉得沒甚別的指望，會長落台，他們也一哄而散。萬卷問過晰子無甚別事，也自回家去，晰子卻因茶房打電報還有幾角找頭，恐被他指油，故而必欲等他回來，算清賬再走。一個人悶坐之下，想起數日歡心，盡成泡影，不免暗恨運同。又想死生有命，富貴在

天，大約我命中不該做官，所以已有好幾次，功敗垂成，可知天定確可勝人，強求無益。想到這裡，未免怨命。又恨祖宗不曾積德，所以子孫無福作官，不能夠光宗耀祖，也許是墳上風水不佳，明天還得請教堪輿先生擇一塊佳壤，將父母的棺木遷一遷方好。不一時茶房回來，晰子收了找頭，回轉家中，卻值他女兒如玉在家請客，一班女同學都聚在他客堂上，鶯聲燕語，熱鬧異常。見晰子進來，有幾個陌生的，紛向廂房中躲避。還有幾個見過晰子的，使上前招呼。晰子見了這班人，心中老大不贊成。因他想起黃老夫子那件事，覺女學堂中有點兒不堪設想。況自己女兒，又是個未婚守節的節婦，帶有數萬金遺產關係，在此橫流滾滾之中，倘有差池，不但名譽墜地，還恐財產上發生交涉，這豈是兒戲之事。古人云：女子無才便是德。女孩兒何必十二分通文達理，一念及此，便欲令如玉脫離學堂，不必再讀書了。進去同老妻裘氏商量，裘氏也是古派人，聽了亦頗贊成。等客人散後，老夫妻兩個，對女兒說：「你讀書已好多年了，我們原不是預備將來靠教書吃飯的。你今年讀了半年，往後也不必再讀書咧。」

如玉驚問爹娘為何教我不必讀書，我學堂中再過一年，便可畢業，我們辛辛苦苦的讀這幾年書，也無非為想一張畢業文憑，怎的只一年工夫，差不多文憑就好到手了，你們忽教我不必再讀，這是為何呢？裘氏沒回答，晰子便細細將黃老夫子在女學堂中鬧的這件事，講給他女兒聽。如玉聽了，佛然不悅道：「爹爹這句話是你錯了。常言有幾種人，物有幾等物，你怎好因一個人抹煞全體。古雲：知子莫若父。女兒的脾氣，難道爹爹還不知道。當初志敏死的時候，女兒情甘守志不嫁，說句不堪話，女兒又沒過梁家的門，要嫁人儘管改嫁，望門寡能有幾個肯守節的？我既已守了節，自然始終如一，難道還肯縮轉去幹什麼沒廉恥的勾當麼？爹爹你不該錯疑女兒。」說話時候眼圈紅了，眼淚似乎要淌出來模樣。裘氏見了，疼得了不得，就此不敢附從丈夫勸女兒廢學，卻幫著女兒抱怨晰子道：「對啊！女兒說話是不錯的，她既肯守節不嫁，難道還愁有甚別的差池不成！這是你老糊塗，空口白嚼，惹女兒生氣，俗語說坐得正立得穩，哪怕和尚道士合板凳。學堂中讀書，更不相干了。女兒休聽他的話，自己盡去讀書，等到畢業之後，你若愛進別的學堂，不妨念一輩子，有娘替你做主，不關老頭子之事。本來子從父教，女從母教，是他多管閒事的，女兒休得生氣。」

晰子被她母女二人兩面夾攻，倒有點兒下不落台。講他脾氣原頗躁急，無如這女兒是他大大的恩人，現在所過適意日子，也都仗他女兒的大力，所以有脾氣也不敢在她面前發一發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回到書房中，心想今天很不利市，到一處觸一處的霉頭，大約是日子不利，一翻黃曆，果然今天是辰日，自己屬狗，正犯了辰戌相衝。晰子不覺廢書長歎，暗道：「古人作事必擇黃道吉日，良有以也。若揀一個好日開會，或者不致有連同的雞毛報亦未可知。心中不勝後悔，再看明天剛巧可是破日，不利出行。晰子說罷了，我明天正預備往製造局拜會鎮守使，問他城壕基地的事，日子不佳，別又去觸著霉頭，還是在家躲一天的好。定了主意，第二天他果真一步不出，在書房中看報消遣。奇巧不巧，他夫人的內姪裘天敏，這天來探望姑母。晰子生平最恨此人，因他唱了新戲，不務正業，所作所為，同流氓差不多，故而晰子叮囑裘氏，以後不許他上門。裘氏卻因天敏本不常來，而且來時也在晰子出外的時候，從沒同他照面，故也並不告訴天敏，他姐夫同他意見不合。然而天敏，若無求教他姑娘的事，罰咒也不肯進城，今天卻因同一個流氓打架，請律師打官司，官司雖然贏了，還少二百元律師費，沒出產處，曉得姑丈自承受女婿數萬遺產以來，慣做地皮買賣，頗為得利，料想姑母必有些私房藏著，打算問她借二百元一用。又恐姑母為人器量最小，二百元不肯答應，若能遇著姑丈在，男家人氣度寬宏，況我第一次同他開口，諒他不致推卻。故他今天見晰子剛巧沒出去，心中暗喜。晰子卻大不受用。天敏對晰子恭恭敬敬，作了個揖，尊一聲姑丈。晰子本想不睬他，怎奈他來是恭而有禮，古語說：禮無不答。自己不得不彎一彎腰。天敏笑面上前，問：「姑丈身子可好？小姪登門請安了。姑母諒必康劍」

晰子已多年未見天敏，他自以為這孩子做了新戲，一定下流不堪，開口不知怎樣的粗鄙，卻不料他吐屬文雅，舉止大方，倒頗出他意料之外。其實卻是天敏做戲以來，練就的一種工夫，晰子哪裡知道。一時將厭惡之心，拋在九霄雲外，答應一聲好的，指指椅子請他坐了，問他適從哪裡而來？天敏答道：「城外。」晰子聽說城外，陡然把臉一沉道：「城外可是新戲館麼？」天敏見晰子面色忽變，問他新戲館，心知老古派人不贊成做新戲。若告訴了實話，諒他不肯借錢，不如掉個槍花，哄得他洋錢到手再說。主意既定，即忙搖頭道：「姑丈說什麼新戲館？小姪又不做戲，為何從戲館中來？」

晰子驚道：「怎說你不做戲？報紙上面，不是登著你的名字麼？」說時將手中的報，翻開戲館廣告，指一段給他觀看，說裘天敏不是你是誰？天敏料晰子不看新戲，雖被他當場揭破，卻仍不動聲色，微微笑了一笑答道：「姑丈也當這個裘天敏就是我嗎？可真有趣得很，說來話長，當初我在學堂中讀書的時候，就頗喜歡串戲，這句話姑母很知底細，當時她常罵我不學上進，我因聽了姑母的話，就此不十分高興同他們一班人胡鬧咧。有一回為辦賑濟的事，許多老同學都要求我串幾天戲，說為災民請命盡義務，猶之做好事一般，我卻之下得，只可上台串了一禮拜戲，不料就此做出名氣，民賑社開辦的時候，一定要請我上台做戲，我因做戲不是正當之事，決意不答應。無奈他們求之再三，還說做新戲開通民智，一定要有學問的人上台，方能實行社會教育之道。我一想這句話也有道理，皆因上海地方風氣壞極了，借改良戲文勸化社會，未嘗不可為輔助教育之道。故在新戲館創辦之時，我真做過幾天戲。後來我見一班社員中，有學問的固未嘗沒有，其奈無智識下流不堪的更多幾倍，所作所為，不消小姪說，姑丈諒也都明白的。那時我一想雜在其間，大為不妙。有句話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雖立志高尚，只恐旁的人，也當我同這班胡鬧的新劇家是一流人物，因此早已告退職，脫離新戲館。所說這報紙上的裘天敏，乃因戲主人見我不上台了，恐一班看客要不上他們的門，於營業大有關礙，因此不知在歸里覓了一個做新戲的，也是姓裘，他們自做主意，替此人取名天敏，登在報上冒我的牌子，哄騙看客，我本來打算同他們起交涉的，一想人名不是商標，我姓裘不能教別人不姓裘，我名天敏不能禁人再題天敏，部中沒立案，打官司也是枉然的。況且普天下四萬萬同胞。同名同生的極多，那能扳駁得荊因此只得由他們去魚目混珠。不料姑丈也疑心是我，倒也有趣得很。」

晰子聽他說得入情入理，一時倒被他蒙住，暗說我好糊塗，一直錯怪他到現在，若非他自己說明，只恐我還要得罪他呢，真是該死。但他姑母為何不告訴我一句，足見她也是個糊塗蛋。此時晰子的面色也和善了，和顏悅色，問天敏：「你現在所乾何事？」天敏答道：「在衙門中當差。」晰子吃了一嚇，問他在什麼衙門？天敏說是道台衙門。晰子一想不錯，道台便是道尹，也許他知道北京帝制這件事，頗欲打聽打聽，因問天敏可曉得北京的帝制問題麼？天敏原不關心時事，惟有順他語氣，信口答道：「曉得的。大清皇帝快登基了。」晰子吃驚非小，說道：「什麼話？哪裡來的大清皇帝登基？難道不是總統做皇帝麼？」

天敏聽說，暗道不好，吹牛吹得太過分了。一時縮不轉來，只得回言此是一件秘密公案，外間沒人曉得的。晰子道：「我也知道這是一件秘密大事，外面無人得知。但據說只有總統預備做皇帝這句話，並沒大清皇帝登基的風聲。某處有個商會長，也因贊成總統做皇帝，得了道尹。我本來也想打一封電報的，後來為因消息不確，暫時中止。你現在說大清皇帝登基，這風聲不知是真是假？」天敏聽他這般說，已有幾分明白，暗想姑丈一定又發官迷，從前聽說他因謀做議員，很用去不少錢，今番大約又有人哄他總統做皇帝的話，弄他錢用。我不如更掉他一個槍花，索興把鬼話說圓了，哄他拿出二百塊錢來，豈不比開口向他借的爽快。因道：「姑丈，我告訴你的話，千真萬真，不信上海也有他們的機關部，都是前清遺老發起創辦的，差不多已運動成熟了。就是外間所傳總統做皇帝的話，也是謠言，其實便是重扶大清皇帝登基，據說皇太后還要垂簾聽政呢。」

晰子聽說，不住點頭道：「此言有理，宣統皇上年幼，免不得仍要太后垂簾訓政。但攝政王到哪裡去呢？」天敏說：「這個不知，我們現在大家都忙著運動做官。因趁此機會做官，是很容易的。而且不論出身如何，只消相貌有樣，一品大員都不難到手。像姑丈這般魁梧，准可當得軍機大臣，所惜你不是我們會中人罷了。」晰子聽得心熱如火，忙問：「我可以入你們會嗎？」天敏道：「那有何難，不過先要認一筆經費罷了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請問你們的會，可就是宗社黨麼？」天敏點點頭說：「外人稱他宗社黨，我們自己卻喚作保皇黨的」晰子更為相信，拍手道：「是了，你們會長一定是南海康聖人。」

天敏原不知這康聖人是什麼東西，沒話可答，惟有點頭而已。晰子自以為被他猜著了，心中得意非凡，他倒料不著今兒天敏來

此，帶著這般好的消息，一則他正因想做官，官迷了心竅，所以天敏一派胡言，他並沒聽出半句破綻，真是乖人兒也不免有一時之愚。覺天敏講的話，句句鑽進他心內，將他心中的蓮花一朵朵直開出來。又聽天敏答應他可以入會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問他人會共要經費多少？天敏恐說多了，晰子肉痛洋錢，不肯答應，故只照自己所要的數目，說：「一共二百塊大洋。」其實天敏自己太小心了，今天就敲他姑丈竹槓說要一千塊，晰子也肯解囊。他聽天敏說只二百元，覺得數目太小，疑惑入了會沒甚利益的，因再問天敏一句：「出了二百元，將來果能做官麼？」

天敏道：「自然可以做官。這二百元乃是入會費，入會之後，將那清朝重要官職，都要先盡本會中人去做，做剩了方輪著外人。現在因大事沒發表，所以入會費很便宜，日後發表出來，任你花二千元，也不能入我們會咧。」晰子益發歡喜，叫聲：「老姪，你可以替我介紹麼？」天敏道：「可以之至。老實說這種機會，真乃是千載一時，得之非易，我們既置身其間，自然要先讓自己人得些利益，便姑丈不說，我也要問你願不願入會。既然你自願加入，我一定替你做介紹人便了。」晰子大喜，問二百塊錢幾時去付？天敏說自然在報名時候付的。晰子道：「這樣你現在就要帶去了？」天敏道：「帶去亦可。倘姑丈要自己送去，也不妨事。不過會中人現在嚴守秘密，倘無會證，什麼人都不能進門。這會證必須入會之後，方能填發。所以第一次報名，一定要介紹人先進去，本人只可守在門外，等會證填出之後，方能進內。」晰子說：「這是理應秘密的。今天你就替我帶錢去，先報名，隔幾天再同我前去會他們便了。」天敏連稱使得。晰子轉了一個念頭，忽然說：「且慢。」

天敏當他翻悔了，心中砰的一跳，聽晰子開言道：「報這個名，非比尋常，還得填三代履歷進去是不是？」天敏聽了，暗暗好笑，爽興和調到底，說：「果然要填三代履歷，適才我忘記告訴你。」晰子笑道：「到底你們少不更事，我一聽就曉得有此一樁手續的。」說時跑到帳桌旁邊，抽一張信箋，磨墨提筆，端楷寫汪某人曾祖某某、曾祖母某氏、祖某某、祖母某氏、父某某、母某氏以及自己夫婦的年庚一併寫上，鄭重其事，交與天敏說：「你好生藏著，我上樓拿洋錢給你。」天敏此時忍不住要笑出來，暗想姑丈平日尖鑽刻薄有名的，今兒居然落我圈套。講天敏原是拆白一流人物，門角裡拉屎，那願天亮。看晰子上當，心中非常樂意。他想自己並無身價，日後穿繡料他已奈何我不得。可憐晰子還當他是個好人，興匆匆奔到樓上，向裘氏要鑰匙開衣箱。原來他的現鈔，都藏在衣箱內。這口衣箱，也是特製，上面只放些布草衣服，底係夾層，另有一具暗鎖鑰匙，由他自己佩帶，外面的鎖鑰，卻由裘氏掌管，以便隨時取換衣裳之故。這夾層之內，晰子一世所積聚的財產，盡在裡面。錢莊存摺和重要契據，現洋鈔票，也常有二三千元藏著。有時要拿什麼東西，必須將上層衣服搬完，方能打開夾底，非常周折。晰子卻自為得計，說這一班買外國銀箱的，盡是癡子，遇著強盜來搶時，拿手槍對著他，不開便請他吃手槍，要性命仍舊要開的，若然東西藏得多，倒也罷了。有些家私沒多少，也想搭空頭架子，買了銀箱，非常招搖，惹得歹人生心。及至來搶他的時開出來，裡面所藏還不及一個殼子值錢，枉吃驚嚇，真是何苦。惟有我制這口秘密衣箱，打開盡是粗布衣服，誰也疑不到底下還藏這許多貴重物件，遇大幫強人來扛箱抬籠，諒他們一定揀綢緞值錢的扛，未必致於揀中我們這一箱布衣。

今天他向裘氏要鑰匙取鈔票，裘氏問他拿錢何用？晰子恐天敏等他久了，沒工夫細細告訴他知道，只說我有緊要用處，有人立等拿錢，少停上來，再告訴你罷。裘氏不便再問，看晰子掇一張凳，踏上去退下鎖，打開衣箱，先把許多舊衣裳搬出來，裘氏在下幫同遞接，放在椅子上，衣裳搬完，度下還有一條棉絮，係防著潮水漏入之故，抽出棉絮，方現夾底。晰子將角頭一塊布揭起，露出鎖門，插進鑰匙，開了寶庫，裡面盡是大包小紮許多舊報紙的包裹，只有晰子一個人明白，若換第二三個，還不知哪一包是鈔票呢。晰子開包取了二百元鈔票，重複鎖上夾底，鋪好棉絮，再由裘氏將椅子上放的衣服，一件件遞給他裝箱完畢，闔箱上鎖，始由凳上一躍而下。裘氏嘖嘖道：「跨仔細，別性急慌忙，跌痛腿。」晰子也不答她話，急忙奔到樓下，見到敏還展看他抄的那三代履歷觀看，晰子叫他老姪，累你等長久了。天敏連稱好說。晰子便將二百元鈔票一張張點給他。天敏接來，與那三代履歷一同藏好，當時便起身告辭說：「這樣我今兒馬上去替姑丈報名，大約明天這時候，黨證收條，可以一同送來給你了。」晰子好生樂意，不住對他拱手道：「費神之至。」

天敏走後，晰子猛一轉念道：「啊喲，我怎麼無憑無據，給他二百塊洋錢去了呢？倘他明兒不認，如何是好？應該跟他一同去拿黨證收條的。」急忙趕到街上，已不見天敏蹤跡。晰子好不懊悔，回到家中，越想越不放心，覺天敏年輕浮薄，不像有幹國家大事的資格，而且自己久未見他，不知他近來所作何事，料他姑母一定明白，因到樓上問裘氏：「你姪子天敏，你可知他現在做甚買賣？」裘氏說：「他不是還做新戲嗎！你問他則甚？」晰子一聽就吃一驚道：「他不是在這道台衙門當差麼？」

裘氏笑道：「哪裡來的話，不多幾天，他還到這裡來告訴我做著戲呢。」晰子不覺呆了半晌，不能做聲。裘氏問他打聽天敏何事？晰子便把適才天敏來此，拿了他二百元鈔票，替他去報名做官等情，一一告訴裘氏知道。裘氏大驚道：「你一定上他的當了。這孩子做了新戲，滑頭不過，口中說到那裡，從來沒有交待，你為甚輕信他的話，脫手給他二百塊錢呢？」晰子越覺難受，垂頭不語。裘氏更抱怨他，剛才拿洋錢的時候，為何不對我說一句，我早說破了，也不致上他的當咧，誰教你這般火燒眉毛似的性急煞人呢！晰子氣憤不過，反抱怨裘氏道：「我教你不許同他往來的，你為甚還讓他來，他不來我也不致上當咧。」裘氏怒道：「腳在他腿上，錢在你腰裡，他來也不是我下帖子請的，問你既曉得他不是好人，為何還肯將洋錢交給他？」

晰子無言可答，悶悶下樓，一個人思量，也許近來天敏學好了，一個人的行為，原本為能刻板的，當初許多革命偉人，誰不是浮頭浪子的變相呢。況他說的話，也頗有道理，不像架空捏造。婦人何知，我不該聽婆子的話，自惹疑慮。只消他明兒送到收條，便無妨礙。虧他善於自己安慰自己，所以第一夜尚覺放懷。第二日雖係黃道吉日，他因欲候天敏的回音，故而仍沒出門。豈知空守一天，並無音信。晰子更覺著急，但猶自己強慰說：一定他們會中事忙，黨證不曾填出。天敏欲待黨證出後，一併帶來，陪我同去參看會場，因此有意遲一天前來，亦未可知。不意第三天仍無消息，晰子可真急了，問裘氏可知天敏住在哪裡？裘氏說：「他到處為家，我怎能知他現居何處？不過你要見他，何不到新戲館中找尋。」一句話點醒了晰子，當夜他便往新戲館找尋天敏。可憐他不懂戲館規矩，前后台兩路出入，竟欲闖大門進去，被收票的當頭攔住，晰子說是尋人，收票的卻當他看白戲，一定要他買票，晰子無奈，只得買了一張起碼票。這起碼坐位離戲台頗遠，晰子欲跨欄杆過去，被茶房阻止說若過樣桿，必須補票。晰子沒法，只得坐下，安心等候天敏上台，和他拚這條老命。好容易見天敏出場了，晰子欲喚他下來，不意才一出聲，就給旁邊的看客喝住，不許他高聲呼喚。晰子平日在城內，依紳仗勢，架子頗大，何期一到租界上，竟如虎落平陽，無威可發，而且起碼座位，盡係苦力一流人物，晰子自料打罵，俱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只可忍氣吞聲，候一個機會。眼看戲文一場場的過去，天敏雖出場，卻望得見講不到話，要打他，又沒這般長一條脖子，真急得他心如火焚。新戲館散場頗早，一時戲完了，看客都散。他一個人不能再留，也只得隨著大眾，一同出來。晰子今天費了半夜工夫，還丟掉買戲票的錢，竟連一句話都不能同天敏講，只中恨極怒極了。恰巧跑齣戲館，天敏也剛從後台出來，欲上包車。仇人相遇，分外眼明。晰子此時豈肯饒放，搶上一步，攔住天敏，喝聲慢走。天敏倒不料晰子至此尋他，見了不免頓呆一呆。晰子氣吼吼罵道：「小鬼你好，哄我做官，騙了我二百塊錢，快些拿出來還我便罷，不還決不干休。」